

一九六〇年，我才能協助擬訂並仍在繼續執行中的一個五年鄉村自來水計劃，此外在少數的城市裡收集資料，以備擬訂與發展五年市鎮自來水及下水道計劃。論理我的工作，應該可算告一結束了，我的對等人員可以接辦了，可是西巴政府仍不肯放我走，又請聯合國延長兩年合同。今年是第五個年頭，世界衛生組織，即將有一個三人小組的短期顧問團到來，協助擬定都市上下水道長期發展計劃與財務之籌措計劃，以便向國際基金協會貸款，十月中又將有一個二人小組來此參加辦理一個短期自來水管理訓練班。明年底以前，希望現有的上下水道撥款委員會加強，獨立的上水工程局成立，貸款成功，較大的市鎮工程開始設計，那麼我便可以打退堂鼓，起草最後的報告，而結束這一個六年的任務了。

巴基斯坦的人對於自由中國沒有多少認識，四年來我們在工作中和工作之餘，時常和他們介紹介紹臺灣的情形，朋友也交了不少，可是大半都是泛泛之交，唯一來往比較親密的，却是交大民廿四級的校友任中方一家，他是在一個私人油料廠內擔任總工程師之職，到此已十一年了，在這異地，中國人極少的環境裡，居然也有此一個校友，而他們一家也是閩人，同學又同鄉，所以更覺得不易，他們曾經一度想遷移往美洲，我們覺得很是悵然，我們一說到將要離巴，他們也覺得惆悵，感筵難散。

過去我一直沒有在友聲上寫作，最近之離學長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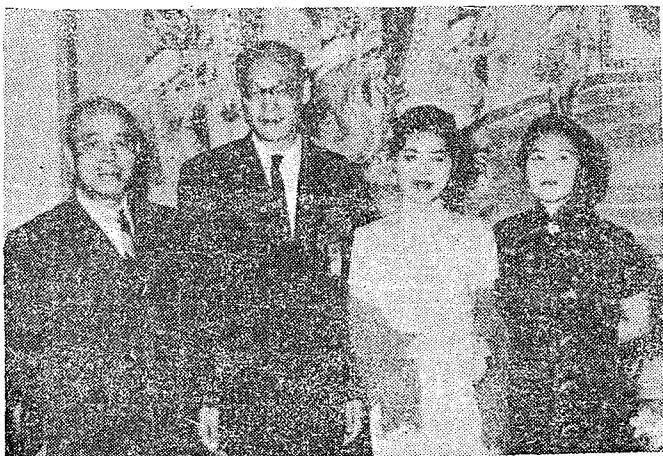
虎尾困水記 吳前川

記得在校上水文學時，范教授講：洪水是一種多種不幸因素的匯合。我以前雖經過幾次洪水，但好像都沒有這兩次水災的可怕。尤以四十八年八月七日的晚上，在傾盆大雨中，加上不斷的大雷聲，和刺眼的閃電光，大地好像在破裂，房屋好像在動搖，真是一種可怕的滙合！真像傳說上所描寫世界末日的樣子！

我們在虎尾的同學共四位。以前都覺得此間位置適中，交通方便；有鄉村之清靜，和都市的便利。

外客亦多如此讚美，稱譽不絕。誰知在這短短兩年內，連續成爲洪水之的。把這美麗的小鎮，罩上一層陰影，應了禍不單行的古語。

八七黃昏的天氣，是一個沉靜的陰天，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妻還帶着小孩上街，看七點四十分一場的電影，片名是漁孃淚。八時許即開始下雨，不久即雨大如注。等到電影散場時，觀眾都無法回家。只有一輛三輪車載客來看第二場電影，妻即乘之回家——當時我們本睡在前房的榻榻米上，但是隆隆的雷聲，無法使人入睡。乃搬到內室床上。睡了一回，又被院中鷄聲吵醒。起來一看，水已滿至院中，新飼雛鷄已浸



陳學長與何小姐新婚之合影請校長校證婚

(見第十七頁報)

死半數。乃急起救大鷄至鋤舍高處。同時需搬動室內的傢具。雷聲、閃電、大雨，繼續不斷，雷聲和電光真比電影上最偉大的戰場場面還偉大。一眨眼間水已漲至室內，榻榻米開始浮動。放在上面的桌椅箱子，開始東倒西歪。榻榻米下的木板，也因水浪的沖擊而漸告脫落。我坐在床上最水位，表面雖強作鎮靜，內心實不無憂慮。尤其是看看時間，還是午夜時分。長夜漫漫，不知水位將止何處？當時已有數家將天花板敲破，準備脫身而逃。所幸水至床樑之下，漲勢漸告停止，心情稍定。此最高水位，在榻榻米上約四十分。次晨水漸退至院內，雨勢漸小。但天色陰暗，雖在上午，猶若傍晚。後來才知道，八日清晨，就是彰化大肚溪決口的時候。此次斗六區紀錄最高雨量，二十四小時爲一千公厘，是六十年中的最高紀錄。宿舍內淤泥深達三十公分以上，水電俱斷。

當時正值養鷄風盛，廠區內即淹死蛋鷄二千隻以上，我家亦死了一半——一百隻（小鷄不計），死亡狼籍，慘不忍觀。臺糖鐵道電訊亦損害慘重，單就虎尾區五廠而言，復舊費用即達一千萬元。我和屠學長守鏢，都在鐵道部份工作，因此足足忙了十個多月。水災以後，報紙上既以六十年洪水相許，親友相見，亦多以此安慰。在我們三四十歲的人看來，以後對朋友說過：但誰能料知有兩個六十年之大洪水相鄰而過呢？口裡雖如此說，心裡總還希望着，那有這麼

巧的事！

四十九年三月，水利局在糖廠的河邊，興建護坡八三〇公尺，土堤六三〇公尺，擋水牆六七〇公尺（鋼筋混凝土牆，樣子和臺北淡水河邊的相仿），十座，水門五座，及排水渠道二九〇公尺。南岸興建堤坊六六五公尺，及護岸三六五公尺。工款總計為五四〇萬元，由臺糖公司補助二五〇萬元。虎尾溪鐵橋原為八孔，長二五三公尺，八七洪水位滿至軌頂上二七公分，亦按水利局核算結果，延長至四三三公尺，工款為二六三萬元。水利局工程處在工地標示說明：此一巨大防洪工程完成後，將可保護兩岸農田五一〇公頃，民房四、二五五棟，糖廠一座，鐵橋一座，及公路五公里，不致遭受水滯。居民三萬五千六百名，亦可確保生命財產之安全。完工之後，我等亦正以此語有持無恐。

至七月以後，八七水災復舊工作，大致均已完成。我等正重擔甫卸，心情略定。八月一日晚上，電台廣播雪莉颱風登陸花蓮，對本省西南部地區，尚無嚴重警戒。我等亦不危有他。不料入夜傾盆大雨，徹夜不停！這次就沒有打雷。我當時即稍感恐懼，睡後數被雨聲所驚醒。

次晨微明，起來一看，水已滿入院中，此後即逐漸高漲。此次家中找不到尺，只得就院中花盆及草木之高低以為依據。雨更密不停，直到上午十時，水已漲至樹榻米木架之下。當時適孔副廠長等從屋旁走

過，呼喚同行，因冒雨涉流前往中山堂樓上。此時全體員工，大都已避水而來。無不衣著盡濕，狼狽萬狀。過一時許，我見水勢略有退落之狀，因先回家。滿以為又同上次一樣，不堪設想矣。但出人意料之外，自我等離家之後，水即停止上漲，故榻榻米仍未浸水。其後乃知虎尾溪中水位，反較八七水災高出三十公分。幸有新建堤防擋住（堤防高一·五公尺，水位高達一·二公尺，浪頭已撥進牆內）。廠內之水則從擋水牆上端流入，向下端流出，故高度較低。本來虎尾溪下流有座土座大橋，相隔不過三公里，橫跨河道，擋住水路。糖廠適在背水之處。十時水退，即土座橋北岸引道沖潰之時。否則當日風雨未停，水勢仍應上漲也。正與八七水災時，因溪南堤防決口，水始下退情形相似。此次若無新建擋水工程，則水將可高至宿舍壁櫥中格，損失將更難估計矣。糖廠鐵道電訊，亦仍全部不通，惟損失約為八七水災五分之一。

後隔數月，我會去虎尾溪下流之下寮，該處為水災最重之區，洪水高與屋簷齊平，農舍多數倒塌，鐵道被淤土所埋，尚有棺木及神主名牌沖至路基之上。名牌紅漆金字，密填前代祖宗姓名，竟數月之內，無人收拾，料已家破人亡，可見災情之慘重！

今年兩端堤防，又告延長。唯上流部份，因故尚未開工。但願今年以後，不復再有水患。人事雖盡，還須天氣幫忙也。

凌校長南下為陳煦同學證婚紀實

萬琮

在舊歷年初三的下午，正和全家歡渡春節，忽然接到高雄火車站交大校友林站長萃勳兄的電話：

「……老學長向你拜年了……。同時我向你報告一件事，今天上午十一點的時候，臺北段清濤學長來了一個長途電話……。他說凌校長將於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乘一次車來高雄……。聽說是他為某某同學證婚的事……。凌校長和臺北許多同學希望老學長也能去參加……。並可為友聲報導一段校友方面的喜訊，響應友聲百期紀念的徵文……。」

「我也向你拜年了……。要結婚的是那一位校友？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點？」

「我是在站臺上人聲嘈雜中接得轉來的電話，聽不太清楚……。究竟是那位校友結婚，以及地點、時間，都沒有聽清楚……。不過厚德福飯店五個字特別明晰……。」

「校友的喜事是應該慶賀的，尤其是凌校長從遠道南來，更應該去歡迎他的，不過校友很多，假如不熟習而冒然參加，似乎有點不大妥當……。我們彼此問不妨打聽一下……。屆時我到車站來和你到月

臺上去歡迎他，在見面時看凌校長如何提起……。因為這個消息，並不是凌校長直接打跟你的電話……。我想採取這個方式比較可靠些，不知你的意見如何？」

「這個方式很好，我贊成……。凌校長是明天坐三點十分一次快車來高雄。」

「好吧……。再見。」

我儘量利用這星期日的上半天時間，偕同我的太太去償還一些拜年債。下午二時趕赴車站，和林站長會面時，隨即看到石油公司煉油廠的胡廠長夫人朱西牧女士、劉董兩副廠長、總務組李組長和他的夫人、王課長以及某某夫人等都先後到來接凌校長的。旋即聽到林站長報告：

「本次車晚點廿五分……。請各位在貴賓室休息……。」大家即進入貴賓室，圍坐着，權充鐵路局新春後貴賓室裏的第一次貴賓。

當胡太太聽到火車晚點，可能延遲到卅分鐘以上，因而她會對他們的董副廠長建議：

「……有沒有必要，借此機會坐車到幾家去拜拜年？」